

五·七干校散文集



普通馬克思主義

沿著光輝五·七道路奮勇前進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五·七干校散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五·七干校散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140,000

1974年5月第1版 197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统一书号: 10171·308 定价: 0.44 元

毛主席语录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目 录

进校之前	孙玉熙	(1)
压担	孙林全	(11)
巧手回春	周焘炎	(22)
基础	殷敦煌	(31)
红砖曲	奚同庚	(42)
“半边天”	卫干斌	(50)
质量	王保林 石 森	(61)
路	任大霖	(70)
金色的大堤	雨 田	(81)
理发新传	晓 思	(92)
支持	沈才新	(102)
征途散记	刘火子	(109)

育秧	黄淦霄	(121)
治“虫”	周稳观	(132)
大耳朵阿姨	叶传满	(141)
灿烂之路	陆廷鹤	(152)
决裂	徐明	(166)
辅导课	虞顺楠	(173)
在杨村	黄国新	(180)
高大娘	陈国良 周仲雄	(192)
丰收舞	戚泉木	(199)
事业	方仁念	(207)
标准	许文焕	(218)
良种深情	时咏颂	(227)
新兵	夏弘宁	(238)
槐树道上	陈起众	(246)
编后		(254)

进 校 之 前

孙玉熙

今天上午，我就要去五·七干校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轮训了。清晨，全家为我整理行装忙得不亦乐乎，就连刚进小学的大女儿小红也问这问那：笔记本有吗？要不要带一支铅笔？

我从上衣袋里掏出一支不满三寸的红蓝双色铅笔，在小红的眼前晃了几下。

“嗨，都快用完啦，换一支吧。”

“不换，这是党委书记金志高送给我的纪念品，进校后就是要用它来帮助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

“噢，你们进干校还要带红蓝铅笔？”

望着天真的孩子，我开始讲起这支红蓝铅笔的故事

来……

两个月前的一天中午，骄阳似火，柏油马路都快要晒得融化了。我从公司开完会回厂，一路上心急脚步快，汗水湿透了衬衣，本来我们厂三季度就要突破月修百辆大关，已经是满打满算，现在又有一批军车紧急修理任务。党委书记老金经常对我说：越是重担越要挑，这才是咱们工人阶级的本色。何况军需车辆事关重大，硬着头皮我也要接下来，有困难回厂再说。

一进厂门就有人告诉我，老金已从干校“毕业”回来，这真是大旱天碰到雷阵雨，太及时了。老金去干校前还是分管生产的副书记，他和我一样，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新干部。四年来，他一直战斗在生产第一线，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保持着老工人的本色，是全公司有名的抓革命促生产能手。俗话说：看人挑担不吃力。自从老金上千校，生产这副担子压到我的肩头，整天抓计划，调度劳动力，才几个月工夫，就忙得我够呛。现在老金回来了，只要积极争取他的领导，事情就好办了。再紧张两个月就轮到我去干校轮训，也好换换环境读点书啦。

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只见一根扁担两个行李袋放在墙角里，看来老金还没顾得上回家，就下车间摸生产情况啦。这一来，我的焦急心情更加得到了宽慰。在我的桌上有一

支崭新的红蓝铅笔，下面压着一张纸条：

老陈：

干校带回的红蓝铅笔，送你一支。下午党委碰头，我先到一车间跑跑。

金志高 即日

太好了，我就是担心一车间敲大梁这个“喉咙口”被卡住。老金选中目标，去抓关键，我何不趁此机会先准备一下，争取党委会上认真讨论军车修理问题。于是我从劳动力到设备，从备件到原材料，轧了一笔账，就用老金送的铅笔在统计表上划了一道道红红蓝蓝的曲线。别看这支铅笔礼物轻，这时用它还挺及时。

在党委会上，我象竹筒倒豆子似的谈了三季度任务和军车紧急修理的打算。最后，握紧拳头提高嗓门强调说：“我认为急事就要急抓，希望大家全力以赴……”

这一来，小小的会议室就象滚油锅里掉进了几滴水珠，热闹极了。这个说：“老陈是就生产谈生产，丢了纲，忘了线，没有摆正政治与生产的关系。”那个说：“老陈的计划是见物不见人，抓车头不抓人头。”措词最激烈的要算一车间支部书记小李：“‘急事就要急抓’，还要‘全力以赴’，你这是让急事牵着鼻子转，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我们要防止单纯抓急事，忘记抓大事的倾向！”

我越听屁股越坐不牢，什么抓急事忘记抓大事，你们抓

抓生产看，轧扁头的事体多着呢！我实在忍不住了，把手里的红蓝铅笔使劲在统计表上一划，腾地站起来，冲着小李争辩说：“火烧眉毛不容缓，那件事急抓那件。你看看，一车间进度最慢，你那个敲大梁的生活可是个铁锤砸铁板，硬碰硬的！”我用焦急的眼光看着老金，希望他出出场，帮我讲几句。

激烈的争论，使会议气氛有些紧张。

“大家别争了，还是听听老金同志的意见吧！”工会主席见大家争论不休，挥挥手说。

瞬间，十几双眼睛唰地转向坐在我对面的金志高身上，只见他手拿一支红蓝铅笔，正在笔记本上划着什么，不慌不忙地说：

“刚才大家说得很对，军车修理是一项紧急任务，但任务越急越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能就急抓急，我们只有抓住大事不放，才能做到纲举目张，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现在，老陈的计划还不成熟。我建议大家分头下去，进行调查研究的，然后再进一步讨论。”到会同志表示赞同。

大家散走了，我却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老金一眼看出了我的心思：“急事要靠大事带，抓生产要靠政治挂帅。”他打开列宁著作，几行用红色铅笔划着粗粗线条的教导，醒目地映入我的眼帘：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他又

和我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教导。

我顿时心头一震，到嘴边的话又吞了下去。没想到老金经过五·七干校学习、锻炼以后，比过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说起来句句在理。我越听越羡慕，真是上不上干校大不一样。可是眼前任务紧得很，时间不等人，讲讲容易做做难，急事还要突击干！

就在这节骨眼上，一车间出了问题。在全厂几十个工种中，一车间的“喉咙口”卡住了。这个车间的敲大梁工作是吃重的，前不久，上几道工序又搞了几项革新，更是把这个小组远远丢在后面了。现在矛盾已经清楚地亮了出来，大梁是“咽喉”，大梁上去了，全厂任务可以提前完成，否则就拖住全厂的后腿。老金和我商量，决定亲自到一车间蹲点。

我没顾得上吃晚饭，想抓紧一些时间，趁工人们下班的机会到一车间去抡它几锤。刚跨进车间门，就听得“当当当”的铁锤声。仔细一望，小李和几个青工赤膊挥锤，头上汗淋淋，身上湿漉漉，干得正欢。我又气又好笑，批评我倒很厉害，自己不是也在加班突击。“硬生活就要靠硬拚嘛，让我替你敲几下。”

我跟大伙干了一阵，全身上下直淌水，嘴里呼哧呼哧直喘气，硬着头皮不放锤。

“没见你去食堂，先吃几个馒头吧。”老金赶来，按住我的胳膊，“歇歇吧，可别累坏了。”

“累一点不要紧，突击完了去干校，到那里透透气也不迟。”

“干校可不是透气的地方，那里是学习马列著作的课堂，防修反修的战场，也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改造世界观。你到干校去可更紧张啦！”

话虽这样说，我心里也挺感激，我俩到底是老战友，他还是那样关心我。

打那以后，我换上工作服，起早贪黑在车间里转，一心想把生产抓上去。可是整天忙忙碌碌，衣服湿透，生产并没有上去。工人们半开玩笑地批评我：

“我们的厂革委会副主任呀，满身油腻满头汗，就是不抓纲和线！”

老金在大梁组蹲点，边劳动边调查研究，发现这个组有些人劳动纪律松懈，工作没精打采，学习稀稀拉拉。于是就同工人广泛谈心，进行深入调查，终于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原来是一个家伙在暗地里捣鬼，用说说笑笑来腐蚀青年。老金就和支部商量，办起了业余学习班，用党的基本路线发动群众，大议大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终于挖出了暗藏的阶级敌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了大事，促了大干，革命和生产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动人局面。

只抓车头吃尽苦头，抓了人头尝到甜头。两种抓法，两种结果，使我思想豁然明朗。在老金的帮助下，我重新制订了一份生产计划，在老金的带动下，我们党委一班人深入班组，和工人同志们一起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批林批孔斗争热潮……

老金又在大梁小组组织工人们狠批“顶峰论”，三次改革工艺，充分挖掘潜力，大大提高了工效。我在漆工小组同群众一起批判了反动的“上智下愚”谬论，主动地检查了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的错误思想，向老工人请教，群策群力，改变了车身喷漆的落后面貌。此后，我们又分别从各车间组织了一支生力军，集中到一车间，和小李他们的突击队并肩打开歼灭战……

我们党委学习中心组，认真总结了这次抓大事的经验教训。

坐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不时地转过脸去，看看老金，只见他拿着铅笔，一会儿用红的一头在书上划线条，一会儿用蓝的一头划杠杠，原来他是在区分两种不同的观点。再看看我原来桌上的统计表，被自己画得红蓝两种曲线乱如麻，不知该怎么才理得清。为什么同样一支红蓝铅笔，拿在我手里却起不了作用？

老金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学习会上特意向我们介绍了在干校里的一件往事：

他所在的连队的老连长，就是我们公司的老书记。文化大革命前，老书记上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当，埋头生产，不问路线。三年前到了干校，在火热的斗争中，才看清了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的危害。这次轮训时，又和老金他们一起批判了林贼鼓吹的“工人做好工就是政治”的谬论，认识到只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抓好生产的道理。临离开干校时，老连长送了一支红蓝铅笔给金志高，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继续发扬在干校的刻苦学习精神，读书时用红线划正面观点，用蓝线划反面观点。要用好这支红蓝铅笔，首先要从思想上正确区分两条路线、两种观点，做到红蓝分明。”

啊，老金手中这支普普通通的铅笔，却有如此深刻的含意，他书上的红线、蓝线划得那样清晰，首先是因为他头脑里路线分得那样清楚啊！同样一支铅笔，使用者的路线斗争觉悟不同，划出来的红线、蓝线也就截然不同。

学习结束，老金问我有什么体会。我二话没说，拿着他给我的铅笔，朝衣袋里一放：“你说的对，急事要靠大事带，抓生产要靠政治挂帅。我们生产曲线，绝不能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呀，要不也会走到邪路上去的。”

老金满意地笑了。他象阔别的老战友，走到我的身边说：“我过去也和你一样，整天忙得团团转，急得满头汗，只顾埋头干，忘了纲和线，工作做不好，还有栽跟头的危险，也

是这次在干校里，才真正领会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伟大真理，懂得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纲与目，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

前天，正当军车装配的时候，老金用满是油腻的手擦了擦额角上的汗珠，告诉我说：“公司党委决定你到干校去参加轮训，这是阶级的委托，党的培养啊！你快回去准备准备吧。”

我不舍得放下手中的工具，还想多干一点。大家都来劝我，小李打趣地看着我：“送你去深造，多好的机会呀，咱们还捞不到呢。”

我用纱头擦去手上的油污，说：“不光是‘深造’，更重要的是‘改造’。”

老金笑着点点头说：“你说的对呀，我们工人干部上干校是要学习理论读点书，但这并不是为了武装嘴巴，而是要武装头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头脑里刻下一条反修防修的红线，成为自觉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勇战士。这才是党和群众对我们的期望啊！”

我紧紧捏着两个月来用短了的红蓝铅笔，深情地看着老金送给我的礼物：一头红艳艳，一头蓝灰灰。是啊，干校是我重新学习的好课堂。只有象老金那样，“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才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偏离！

小红听了我这支红蓝铅笔的来历，小脸笑得象一朵盛开的红花。“爸爸，我祝你在五·七干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假如老连长送你铅笔的话，回来得给我用。”

“你怎么用？”我故意考考她。

“象老金伯伯一样，首先在思想上分清红线、蓝线。”她调皮地反问我一句，“对吗？”

“对！”我兴奋地看着小红，她仿佛又长高了。

曙光初照，晨曦如画，我沐浴着阳光，踏上了新的征途。

